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2016年，一群年轻舞者以舞蹈艺术徐徐展开一场时隔千年的对话。8月11日晚，舞剧《东坡海南》结束了在天津大剧院歌剧院的全部演出。当晚，观众掌声持续不绝。

经过7年的策划与筹备，2015年初，由海南省歌舞团、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海南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创作演出的原创民族舞剧《东坡海南》完成创作编排。在海口首演后，《东坡海南》登上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的舞台，为我省首次登国家大剧院演出舞台的艺术类作品，后前往天津交流演出。

在京津两地，超过6000人感受了这股来自海南的“清风”。《东坡海南》在京津的演出也成为两地文艺界人士热议的城中文化热点。天津歌舞剧院院长高久林和天津舞协主席刘颖用“震撼”一词形容舞剧带给他们的惊喜。



海南文艺从「三高」出发

《东坡海南》余韵悠扬：

名导王康宏建议，不能在大剧院演完就“封箱”：

做些减法会让《东坡海南》走得更远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8月5日、6日，原创民族舞剧《东坡海南》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这是我省舞台艺术类作品首次进入国家大剧院演出，两场精彩“首秀”引来首都文艺界人士的关注，也有不少艺术家为《东坡海南》如何进一步提升出谋划策。本报记者采访了知名制作人、文艺导演王康宏，在他看来，这部佳作应该走得更远。

“这是一部高水平制作的作品，从专业的角度看，能看出导演的功底，全剧对艺术的把握有着相当高的追求。地方出品的文艺节目达到了国家级的水准。”王康宏肯定道。

王康宏近年来一直专注于旅游演艺精品打造，创作过《文成公主》《康熙大典》等剧目。“看这个剧时我一直在想，这样好的一个作品，是否可以发展成为旅游演艺精品，让它一直走下去呢？况且，海南，特别是海口很需要这样的实景演出。”王康宏说，《东坡海南》能够让人看到海南的文化，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化，而是一种民族间的融合。更值得一提的是，剧目的主角是众人熟知的历史人物，以此为切入点，引导观众了解和感受海南本土文化。“正是因为这些，我才说这个剧是有基础落地成为旅游实景演出的。”

他同时也为舞剧提出了建议：“我觉得舞剧现在的舞台呈现和剧本都有点‘满’，主创人员应该敢于取舍，让全剧再简练一些，可以不用把东坡所做的事情表现得那么多，而是从一些关键点入手。”王康弘认为，“做些减法”可以让剧目更加方便巡演。“这次来大剧院整个团队100多人，这样的大队伍移动起来是个大工程。这个剧稍加修改就会是个精品，所以不能在大剧院演出后就入库封箱，不然就太可惜了。在舞台、队伍等方面做些适当的减法可以让它流动起来，让更多人看到，推广海南特色文化。”

王康宏将这样的文艺佳作落地成为旅游实景演出称为“一鱼两吃”，其核心创意就是“一个主题两种表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IP（知识产权）的效益最大化。”他说。2012年《文成公主》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大型史诗音乐剧版，而从2013年开始该剧的实景演出就落地西藏拉萨，至今仍在演出中。



舞剧《东坡海南》在天津大剧院演出剧照。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文化周刊

鼻箫、椰埙、调声入舞剧 海南音乐与舞蹈成就《东坡海南》

正如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所说的那样，原创民族舞剧《东坡海南》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来是东坡的不凡气节和家国情怀，二来则是特点鲜明的海南音乐与舞蹈。

那么“东坡海南”是如何从艺术方面突出“东坡”与“海南”的？

在天津演出时，舞剧作曲冯金硕特意从北京赶来，海口、北京、天津3地的演出他都看过。“海口的演出之后我根据大家的反馈做了一些修改，希望可以进一步把海南黎族地区以及东坡所生活在儋州地区的音乐特点尽可能呈现出来。”为了这部舞剧的音乐，还在美国读书的冯金硕前后来了至少5次海南，鼻箫、椰埙这些海南特有的管乐器在他看来最能体现当地特色。冯金硕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初稿，随后又在不断地进行修改。“很多老师觉得少数民族元素有

些多，而东坡生活在儋州其实还是偏汉族一些的，所以我就把与主题不相关的旋律尽可能减掉，同时加强儋州调声等元素，力求平衡好多种音乐元素。”

舞剧艺术指导刘震为舞剧编排了几段双人舞，他说：“编舞容易编一部舞剧不易，主创团队这次赋予了舞剧丰富的内涵，富有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宋朝时的汉文化等等通过舞蹈的形式交融。”

刘震认为，《东坡海南》是一部颇有“精骨”的作品，这也是他在演出结束后给演员们频频提到的词。“‘精骨’就是有精神文化、有风骨，这部剧从创作到排练，都抱着对中国文化的那份敬重。”

去年底该剧初排时，联合执导之一的王思思已经怀孕8个月，不顾路途遥远她往返于京琼两地。“写文章我们用文字，而对于舞剧来说，舞蹈就是语汇，所以我们要给每个人物设计、编排能够凸显人物个性的准确动作。”通过一遍遍翻阅历史资料、构思和修改，主创人员立起了独属于这部舞剧的东坡形象。

“这个剧一定要把握好苏东坡人物的情怀，在海南，这是一种海阔天高，是一种巨大的包容，而看看当时海南的文化已是十分鲜活。民族文化的交流是这部剧得以立足的重要原因。”该剧艺术顾问、知名电视文艺策划人、撰稿人、词作家朱海说。

高目标、高平台、与高手过招 以“三高”标准塑造海南文化形象

从省内舞台到国家级舞台，舞剧《东坡海南》所展示的内涵又是什么？

朱海认为，舞剧主角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当他被贬至海南时，与海南人民建立了深厚友情，成为了此地重要的思想启蒙者。“他对海南的贡献在舞剧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通过舞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大陆文化是海南文化的母体，拥有天然的血缘关系，该舞剧是对此的正面表达。另外，通过这些年的积累，海南培养

了大量的艺术人才，通过一部舞剧让全国观众看到它未来的实力。在朱海看来，舞剧在天津的成功演出说明了“天涯海角”距离国家舞台很近。

海南要如何创作更多艺术精品，塑造海南的文化形象？朱海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就是本地特色。海南往外走是海洋文化，有海上丝路等题材；向内走有山地文化就是绿色文化，还有红色娘子军这样的红色文化。海南具有各种形态的可创造的题材，是拥有各种文化的融合体。”他认为，海南文艺工作者打造文艺作品要从“三高”出发：高目标、高平台以及与高手过招。

“《东坡海南》这部舞剧的‘高目标’就是要把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打造成优秀的艺术作品，把符号性的人物与文化树立在舞台上；在创作一个作品时不能是岛屿思维，而是要从全国性的角度来看，要具有时代思维，这是‘高平台’；另外，还要与全国高水平的团队合作，在高水平舞台上与其他优秀剧团交流切磋。”

解读

东坡舞剧 苏诗为魂

■ 本报记者 蔡葩

东坡和海南，属于无数个热爱东坡的观众。舞剧《东坡海南》乘着快意雄风，跨海而来，在京津两地激起一阵阵东坡旋风。苏子东坡，再次站在时代的中心舞台，成为说不完的话题。

《春牛春杖》令人遐想无限

这是舞剧《东坡海南》第五幕《鸿雪大梦》中的场景，东坡《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被巧妙地运用于舞蹈中。这首被认为是中国历代词海里诗人对海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的咏唱，一经舞台演绎，真是让人如醉如痴，更让人对东坡身处逆境而依然旷达乐观、与黎民百姓共悲喜同欢乐的一贯精神心生敬意。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巧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首词作于东坡贬谪海南的第二年，即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春词，为立春所做之词。如王水照先生所赏析，此词内容一是礼赞海南之春，在我国古代诗词题材中有开拓意义；二是表达作者的旷达之怀，对我国旧时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这是东坡词高出常人的地方。此刻，舞台上那些童稚纯真的童声一再朗诵东坡的《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已卯儋耳春词），令人心生感动：海南地暖，比内地早见杨花。东坡用海南所没有的雪花来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如此，海南之景不就跟中原一般的景色了

么？于是，东坡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叹，这是全词的主旨所在，这也为舞剧编导提供了最为浪漫唯美的想象：这是北方的雪花还是海南的杨花？“染得桃红似肉红”，“卷起杨花似雪花”？东坡完全为海南的春色所感动，直抒胸臆，自然真切，触动人的情肠。天真的童音配合那翩翩起舞的曼妙身姿，以及那无限美好的海南春光，置身于他们之中的东坡，掩藏不住内心的欣悦，与他们一起追逐、嬉戏，沉浸于大美海南之中……

苏诗成舞剧点睛之笔

舞剧《东坡海南》首次在舞台上，以东坡书写海南诗篇为点睛之笔，借此展开东坡在海南三年的生活，实现了艺术表演上的新的突破。

《东坡海南》总导演、海南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表示，除了这首令人无限愉悦的《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东坡海南》还展示了几首非常著名的诗篇，如《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和《六月二十日渡海》，其中的名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东坡认为海南是他去过的所有地方中最美的地方，哪怕死在海南，都终生无悔，表达了东坡对海南深入骨髓的爱恋之情，千年来给天地洪荒的海南注入了强健的文化自信。

海南三年，是东坡完成三部名山之作《书传》、《易传》、《论语说》的三年，并给海南留下诗文集《东坡海外集》200多首，其海南时期的“和陶诗”，是他诗词风格转变和登上新的高度的重要标志，诸多的散记对他三年生活的心路历程均有生动的记载和描写，是东坡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东坡身在蛮荒而心忧天下，海南

三年，使得他在人格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更高的升华，他不仅做高官时“达”要兼济天下，被贬儋州时个人生活已经达到最低谷，却依然坚守他的人生理想，也就是“穷”也要兼济天下。他认为，只要是为社会，为政治，为百姓，不论是得意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都要尽其所能做事情。这是东坡有别于常人而为千古传诵的地方。

“穷也要兼济天下”

舞剧《东坡海南》为什么让人心里涌起一丝丝暖意？它是否抓住了东坡“死不悔改的乐天派”、“穷也要兼济天下”的精神内涵？回答是肯定的。

《黎汉兄弟》中，东坡与子苏过被驱逐出古城，天寒地冻，东坡父子流落荒野。黎公携众乡亲蜂拥而至，送来百家衣，千家饭；又携百姓齐聚盖新居，此为后来有名的桃榔庵。海南百姓善待东坡，温暖着东坡，东坡倍感恩意，喜泪潸然而下……可谓东坡不幸海南幸。

苏东坡居琼三年，对苦难不同寻常的超越能力，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坚定、沉着、乐观、旷达，因此尽管在逆境中照常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从《黎汉兄弟》《桃榔劝学》到《天涯学堂》，舞剧以特有的语汇，主演深情的演绎，加以海南音乐元素的配乐，有层次递进地表达一个不容易表达的丰富多彩的东坡，这正是舞剧《东坡海南》备受观众与行家肯定的地方。

舞剧《东坡海南》中苏东坡离开海南时的场景。

